

# 母亲厨房里的鸽子

古岳

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到了一只鸽子。我很想知道,它究竟去了哪里?现在在什么地方?是否还在这个世界上?是否还能展翅飞翔?是否还记得它在我母亲厨房里的日子?

那是好几年以前的事了。我回家陪父母过春节时发现,母亲的厨房里有一只鸽子,一只受伤的鸽子,一只折断了翅膀不能飞翔的鸽子。

每次回家时,我总喜欢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东张西望,这儿翻翻那儿动动地瞎折腾。那是一种不由自主的走动,没有原因,也没有目的。如果是在春夏时节,我可能会走进花园,翻弄那些开着花朵或只有绿叶的植物。秋冬时节,我多半喜欢在门前的那些树木中间走动,在每一棵或高大或低矮的树旁都稍作停留,看看它们新近长出的枝桠。当然,更多的时候,我可能会一直那么走动着,走到不想走了,才会停在随便哪个地方,坐下来静静地盯着一个地方看。那时,我可能什么也没有看到,也可能看到一个什么物件,而那物件可能还会勾起我一些儿时的记忆,想起一些人和一些事,我就由着思绪漫无边际的游走。有时候,走着走着,我可能会突然停住,凝神倾听,那时,或许有几声清脆的鸟鸣声正从树梢上洒落,也或许有一两声悠扬的山歌从远处的山坡上飘来……

那天午后,我走过厨房门口时,隐约听到厨房里有一种声音,但侧耳细听时,却又什么也没有听到,便没有在意。过了一会儿,又听到那声音了,这一次,我听得真切:“咕噜噜……咕咕……咕噜噜……”这是鸽子的叫声。厨房里怎么会有鸽子呢?难道母亲在厨房里养了一只鸽子?感到很惊奇,就轻轻走进厨房,想看个究竟。可是,我仔细察看了一圈儿,也没有看到鸽子的影子。

“厨房里怎么有鸽子在叫呢?”我问母亲。“自己来的。”

“自己来的?怎么来的?啥时候来的?”我一连串问了母亲好几个问题。

“它受伤了,翅膀断了。已经来了好几天了。”

“它在哪儿?我怎么没看到?”

“在柜子底下呐,它怕人。”

我再次走进厨房,趴在地上往柜子底下看,那里果然有一只鸽子。看到我,它受到了惊吓,缩着的小脑袋一下子歪了过来,两只珍珠一样的小眼睛盯着我滴溜溜地转。我趴在地上看它时,还给它说了一些话,说话的声音很轻柔。但是,我从它的眼睛里看到,它根本不想听我说话,对我的一举一动都表现出极大的不情愿,甚至惊恐万状。我就轻轻地离开了。但心里却一直惦记着,无论我走到哪儿,眼前总会出现一只鸽子。

再次去看它时,我特意拿了一把麦子洒到柜子底下,还用一个小碟儿给它盛了一点水。我感觉自己的每一个动作里都透着巴结讨好的用意。我原以为,它看到那些麦粒会很激动,但是,它没有,它甚至连看都没看一眼。母亲看到我在那里一厢情愿地瞎忙乎,便宽慰道:“这会儿,它可能还不饿,我已经喂过它了。”像是在给我找一个台阶下。不过,第二天我再去它时,那些麦粒都已经不见了。

记得那个春节,我在父母身边只待了五六天时间,每天都会好几次去看那只鸽子,看它是否安好,每次都看到它在柜子底下的同一个地方,没有挪动过。我问母亲,那鸽子是否一直待在柜子底下没有出来过。母亲说,厨房里没人的时候,它也会出来,在地上随便走走的,但从未走出过厨房。终于有一天上午,我也看到它在厨房里走来走去,那样子就像是一个人在自己家的庭院里闲庭信步,很悠闲,也很自在安逸。母亲没说,它为什么不到厨房外面来,我也没问过。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那些天,母亲总是会留意厨房的门有没有关好,谁要是进出没有关厨房的门,她还会刻意提醒。每天晚上,关灯睡觉以前,她也会记着去察看厨房的门是否已经关好。

一开始,我还不明白,那些天母亲为什么对厨房的门那么在意,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在担心那只鸽子的安全。家里有一只猫,也整天有事没事地到处走来走去,像我一样,母亲担心,一不留神,它会窜到厨房里去抓那只鸽子。因为,我在发现她对厨房门特别留意的同时,也发现她还特别留意那只猫,只要猫不在眼前,她立刻会做出一个反应——去厨房看鸽子。之后,“喵喵”地呼唤着,把那只猫找出来,直到把它牢牢地掌控在自己的视线之内,才肯放心地去忙别的事情。

其实,在这个家里,厨房就是母亲的一个特殊领地,虽然,一家人谁都能从那里进出,但是,只有母亲一人属于厨房——当然,她不只属于厨房。我小时候,还经常在厨房里帮母亲干活,但是等我长大了,母亲却不让我进厨房干活了,而且态度很坚决。母亲说,厨房是女人待的地方,那里没有男人的事。我并不是一个思想过于封建的人,也不是一个不懂得心疼母亲的人,但是,我也知道,母亲对厨房的这一份固执的坚守,不仅只有习俗或古老的传统,或许还有一份儿喧闹中的清静。也许是因为她在厨房的时间太久了,只有在那个地方,她才能找到一个属于她自己的自由空间。她在那里忙碌,在那里悲伤,在那里流泪,在那里自言自语,甚至在那里愤怒,在那里痛恨,在那里咬牙切齿……但是,那一切都会在自己营造出来的一派烟雾升腾中得以宣泄,从那烟熏火燎的厨房里出来时,她已把所有的委屈和辛酸都留在身后,她要留着慢慢地咀嚼和品味。如果我母亲也有一个人生的舞台,那么,厨房就是这个舞台的中心,她所有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都从那里开始跌宕起伏。

在我老家山村的所有人家家里都有一个这样的厨房。每一个厨房的陈设都不大一样,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每一个厨房里都有一个母亲的故事。有些人家的厨房年代久远,经历过好几代人的记忆,那些厨房里也不止一

个母亲的故事。一个母亲的故事结束了,另一个母亲的故事又在继续。我们家厨房的历史不算长,我母亲是那里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主人公。她用锅碗瓢盆、米面油盐柴草烟火,在那里书写着一家人生命的历史——那是家族的一息血脉,也延续着她一生的辛苦和荣耀。也许是因为厨房里有灶神和母亲的缘故,山村的人都有一个讲究,一个人家的厨房和佛堂一样神圣,是一个禁地,一般来说,是不允许生人出入的。

那么,一只擅自闯入的鸽子,算不算生人呢?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鸽子是一种吉祥的鸟儿。小时候,我曾听大人们讲过一个故事,故事里也有厨房和鸽子,但是那厨房里却没有母亲。一个山村里有三个兄弟,勤劳善良,他们没有父母,也没有田产。每天三兄弟都到山上去砍柴。有一天,他们去砍柴时,有三只鸽子飞到了他们家的厨房里,一落就变成了三个仙女,为三兄弟烧茶做饭。等三兄弟快回来时,她们就悄悄离去。一连好几天,天天如此。三兄弟商量决定,留一个人在家守候,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几经波折,他们才终于发现,那是三只鸽子变的三个仙女为他们做的。后来那三个仙女就成了这三兄弟的妻子,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也许是因为这个故事的缘故,在心里,我也一直把鸽子当仙女看待。以前山村里的人从来不会伤害鸟儿,对鸽子更是善待有加。谁家屋檐下要是住了一群鸽子,都会被视作是祥瑞之兆。我们家以前也曾住了一群鸽子,父亲还特意在房梁上放了一个柳条筐给它们做窝。每天傍晚,它们在院子上空盘旋着,扑棱棱地落到房檐上时,一家人都会抬起头来,欢迎它们回家。晚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说笑时,那些鸽子也不甘寂寞,发出咯咯咕咕的声音,像是在和我们一起谈天交流。下雪天,它们找不到东西吃的时候,我们还会撒一些麦粒儿什么的在地上给它们,一直到雪霁天晴。

那时候,山村里到处是一群群飞翔着、盘旋着、鸣叫着、聚居着的鸽子和鸟儿。直到很久以后,山村里突然出现了一些持有鸟枪的人,那些鸽子才一天天的少了。后来,我还看到过一些孩子用箩筐捕捉鸽子的事。他们用一根木棍支着箩筐,箩筐下撒几颗麦粒儿什么的,木棍上拴一条细绳儿,等鸽子进入箩筐之下,一拉绳子,鸽子就被逮住了。再后来,随着山村的人种庄稼使用的农药越来越多,那些鸽子就一天天消失不见了。与它们一同消失掉的还有其他鸟儿,比如麻雀、喜鹊、乌鸦、赤眉、布谷鸟、啄木鸟、红嘴雁、百灵鸟,还有各种各样叫得上名字和叫不上名字的花山雀和鸟儿们,也从人们的视野中,一下子消失了。

我记忆中的鸽群一直在村庄的上空盘旋,

最长的一列约有300米左右,而常见的阵列一般也就百米上下。它们总是绕着一个中心呈半圆形的阵列一圈圈飞翔。那个中心就是村庄。当它们的翅膀从头顶上掠过时,就会听到一阵唰唰的声响。抬头望去才发现,翅膀掠过的天空格外晴朗,像是被那些翅膀刷洗过一样。偶尔你还会听到一两声鸽哨的声音,清亮悠远,那是养鸽人系在鸽子翅膀上的哨子发出的声音。后来它们就从我们的视野当中消失了。

鸽子和鸟儿们重新出现在山村里,是近几年才有的事,但其数量依旧很少。以前几乎每家每户都能见到的鸽子窝,现在已经很少见到了。村庄的上空也看不到一群群盘旋着的鸽子了。那么母亲厨房里的鸽子是从什么地方走来的呢?它那只折断了翅膀,又是怎样受伤的呢?

母亲是第一个看到那只鸽子的人。看到它的时候,它已经在厨房里了。我不清楚它是在什么时间、怎样走进我们家的院门儿,而后穿过整个庭院,悄然溜进母亲的厨房里的。也不知道,在那么多房间中,它为什么单单选择了厨房,而没有走进其他的房间?我想母亲可能知道是为什么。那只鸽子把自己的遭遇和所经历的一切都已经告诉了母亲也说不定。如果真是这样,那一定是一次了不起的倾诉。那么,母亲又给它诉说了些什么呢?那只鸽子在我母亲的厨房里,又看到了些什么呢?也许它所听到和看到的事情是我永远都无法知晓的事情。我想肯定有很多事情,母亲可能会说给一只鸽子听,却不会说给儿女们听,比如她装在心里的那些心酸和仇恨。

我离开家时,那只鸽子还在母亲的厨房里。过了几天,我突然想起那只鸽子,就给母亲打电话,问那只鸽子是否还在厨房里。母亲说:“它已经走了。”末了又补充道:“它伤好了,能飞了。”从母亲的声音里,我能想象得出,她说这话时脸上开心的样子。像是那只伤愈后展翅飞走的不是那只鸽子,而是她的一个孩子。我不知道在离开母亲的厨房之后,那只鸽子还有没有飞临过我们家院子的上空?有没有偶尔落在我们家屋檐上,凝视过厨房里的那个人?有没有产生过回到那个厨房看一看的念头?但是我想,它一定还记得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有温暖的火塘,有慈爱的目光,更有浓茶热饭的香味儿,还有一位老人停不下来的唠叨。那么它是否会将自己在这厨房里的那些经历讲给别的鸽子们听呢?如果是,那些鸽子们会不会又要讲给更多的鸽子们听呢?要是那样,这个发生在我母亲厨房里的故事会不会一直在鸽子中间流传下去呢?就像那些鸽子们的故事一直在人世流传一样。譬如,我小时候听过的那个发生在厨房里的故事。那三只兄弟和三只鸽子的故事。

## 有父亲的冬天

清香

在大雪纷飞的季节里,高原的天气格外的冷。

连续地降雪,除了给冬日的人们惊喜外,更多的感受是气温的骤降。雪花缠缠绵绵无声无息地飘落着,在雪花的牵引下,深藏在心底的对父亲的思念猛烈地撞击着我的心扉。在童年时父亲陪我去学校生火炉的温暖情景一幕又一幕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在我童年的寒冬里,在那冰天雪地的高原上,我的心好象从未有过一丝的寒冷。在每个下雪的早晨,父亲就会让我和妹妹比往常早起一会儿,好在上学之前把房上的积雪清扫下来。每当站在高高的屋顶,我会先欣赏一下小村庄的雪景,黎明的村庄可真美啊!整个村庄被白雪覆盖,那山、那树、那冰冻了的溪流都裹上了银装,高高低低、起起伏伏莽莽的一片,显得村庄更加幽静和神秘。而我的思绪常常会被扫雪的唰唰声打破,我的心也随着那落下的雪而跳跃和欢畅。

在上学的路上,我们走在那厚厚的雪上,

听着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时,就像听到那美妙的音乐一样,惬意极了。而此时的母亲最怕我们在厚厚的雪地上疯跑,她担心我们把鞋弄冻了脚,也担心因为我们的疯跑鞋会坏得更快。可我们管不住自己的心,离开母亲的视线后我们依然会撒着欢儿奔跑在雪地里。

人们常说下雪不冷化雪冷。在那个积雪难化的冬日里,遇到我们姐妹几个做值日时,最难的就是要早早地去教室点上火生炉子。我们没有生火的经验,往往是点了半天的炉子,炉子还没着,却弄的教室里全是烟,那样还得开门窗放烟,教室里的温度就可想而知了。

为了早点让教室里暖和起来,父亲在每年最冷的季节就替我们姐妹几个去学校生炉子做值日。父亲有我们五个女儿,他给每一个女儿的教室都生过炉子。每当轮到我们做值日时,天还泛着黑,父亲就会跟着我们去教室。父亲特会生炉子,他生起的炉子,只要一會兒的时间就会让教室里暖烘烘的。可我们哪里知道,当我们坐在暖烘烘的教室上课,父亲还得冒着严寒回家。父亲有严重的关节炎,他的腿更是不能受凉的。

记不清有多少个冬日,父亲就是这样陪我们姐妹几个走过的。现在回想起来除了更加怀念父亲外,还有对父爱无法回报的愧疚,那种锥心的疼痛是难以用任何语言来表述。

## 无题

边关月

1  
一夜间  
炊烟下虫鸣的农田  
与陪伴着数代人走过风雨百年的村庄  
惊醒在夜半鸡叫的坍塌  
泪水  
携着风中悲鸣的残垣断壁  
消失在冰轮西沉的夜色中

我不知道  
这原本温和宁静的家园  
招谁惹谁了?  
怎会有如此渗人的飘风排空而来

星朗月明  
我看不清  
只觉得  
风是那么的  
夜是特别的黑

2

炊烟  
孕育在母亲子宫的产物  
以智慧的结晶体承载着家园的希望

炊烟  
我魂牵梦萦的初心  
携着夕阳下七彩祥云  
浪迹天涯  
成了母亲的一生

牵挂  
夜幕下看不见炊烟的闹市  
晚风却听到了村庄在悲鸣

故乡呵  
母亲的家园  
你可知  
你用百年的心血塑造了山岳的威武  
也用桃花带露的岁月孕育了今日的夜风

而今  
眼睁睁看这分崩离析的炊烟  
撤离出魂归魄聚的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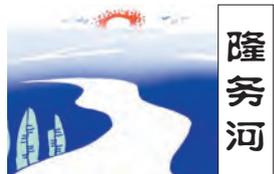
乐园!

3

风,吹不散眉头的愁思  
雨,浇不灭心灵的火种  
窗棂上 婆婆的树影撩起故乡的哀思

天宇间  
飞舞的十万铁骑  
承载着厚重的罡气  
突破层层浮云向一片荒芜挺进  
倾诉着悬壶济世的典故

善良的沉默  
在初春的嫩梢里被分解成  
乍暖回寒的雪花  
任风亦嘶、雨亦鸣



隆务河